

河北短篇小说选



封面设计：宋丕胜

河北短篇小说选

河北省文联 编

*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9年6月第1版

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7,000

统一书号 10086·450 定价 1.20 元

出版说明

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，展现我省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，回击“四人帮”炮制的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《河北短篇小说选》。

这本小说选，收入建国以来我省专业和业余作者的作品四十七篇。我们对有些篇目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。作品顺序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。

由于时间仓卒和掌握资料不足，这本选集还是很不完美的。不当之处，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李虎入团·····	刘振声(1)
新事新办·····	谷 峪(11)
拖拉机开进高家村·····	李庆番(17)
胜春一家·····	葛 文(23)
我和小荣·····	刘 真(30)
巡堤员·····	杜 河(52)
鹊河桥边·····	盖祝国(67)
浇苇·····	苑纪久(78)
牧羊鞭·····	青 林(85)
社长的头发·····	申跃中(94)
拨垄眼·····	张存杰(99)
第一次洗衣服·····	李大振(104)
金果的故事·····	孙 一(110)
饲养棚的新事·····	李 子(117)
力原·····	李满天(122)
作画·····	韩映山(148)
两个年轻人·····	任文祥(158)
五颗鸡蛋·····	司 仃(164)
“老坚决”外传·····	张庆田(178)
木匠亲事·····	张 珠(196)
债·····	田 涛(203)
山岗白杨·····	张 朴(215)

“诸葛亮”打虎·····	晓 春(233)
大队长看操·····	长 正 古 恒(239)
后门三敲·····	可 华(246)
过硬·····	陈仲宣(256)
水文站长·····	潮 清(261)
山高水长·····	戈 红(275)
老柳成荫·····	张 峻(286)
宋山爷和他的拐棍·····	韦 野(297)
心事·····	任万川(305)
史家庄的姑娘们·····	孙 耀(315)
张谦伯·····	康传熹(323)
山村一盏灯·····	秦宗贤(330)
铁虎看瓜·····	赵 新(337)
红色的果实·····	李 清(344)
并肩前进·····	韩文敏(354)
张小兵·····	飞 雁(363)
迷人泉·····	宫克一(370)
擒龙图·····	张逢春(383)
望日莲·····	徐光耀(398)
取经·····	贾大山(417)
值班·····	赵沫英(426)
夜路·····	铁 凝(438)
称呼问题·····	肖 波(448)
姜牛小传·····	张宏志(454)
惊涛·····	邢 卓(464)

李虎入团

刘 振 声

麦子正在打苞的时候，李虎村里来了工作员小杨同志。小杨一到村里就跟一伙子年轻人拉扯到一块啦！又是唱歌，又是识字，地里的活计干得更有劲。这伙子年轻人有聚臣、老海、冬福，都是民兵小队的队员，还有常跟李虎一块打闹要好的顺元、合合、王芦子，都是村里宣传股广播组的骨干。起先，李虎不知道有啥事，过了十来天，村里就轰动起来了，说是要建立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”。紧接着，黑板报，高房广播就成天宣传起来。消息传到李虎耳朵里，李虎动了心，想：青年团是党的助手，是青年自己的组织，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。可自己够格不够格哩？自己媳妇小霞在村里当干部，工作积极名誉挺好。自己哩，过去也是干部，干工作也没落后过，可人们都批评自己有强迫命令，自己原本是叫大家瞧得起的人，现在却很多人不理睬自己。他想，还是要求入团，一来求得进步，二来捞回威信。怎么个入团哩，求谁来引荐一下？跟小霞说了说，媳妇皱着眉说：“自己人，咋好向人家张嘴呀？”李虎碰了个软钉子，心里着实不痛快。

阴历四月十九，阳历是“五四”。这天，点灯时分，村里开群众大会了。会场设在村南的小学堂里。初夏的晚风，从大洼里吹过来，院子里凉爽爽的。人们从门口陆陆续续进来。妇女们成伙的站到西边，边干着手里的活计，边说着闲话。男人们就自然的坐在东边，抽着烟说东道西，小孩子们在人群中乱跑着捉藏藏。

三几袋烟的工夫，院子里就坐满了人。

开会了，村党支部书记张老正当主席。老正掸掉了油灯的灯花，灯立刻亮起来。人们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老正背后的墙上端端正正挂着毛主席像，毛主席笑咪咪的看着大家。在上方，挂着一幅大字条幅：“入团报名大会”。顺元一伙子青年正坐在主席台前。李虎这时也来到了会场上，当他看到这情景的时候，觉得这些过去的伙伴，现在却比自己高出一头。一转眼，看到小霞也坐在了妇女的前头，笑盈盈的正跟周围的妇女们讲说着什么。李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扭转头去看旁处。

老正说了开会的意义，小杨同志讲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，他说：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跟过去的青救会不一样；青救会在抗战时期起了很大作用，但今天，那样的组织满足不了青年们进步的要求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新的青年组织—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诞生了。团的任务，就是要教育团员进步，学文化，学政治，搞生产……团结周围的青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紧跟毛主席共同前进，建设新中国。”小杨同志每回响亮地提到“青年团”，小伙子们眼睛就闪亮一下。当小杨同志最后讲到在党的领导下，紧跟毛主席共同前进的时候，全会场的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。李虎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了，使劲地拍着巴掌。

小杨讲完，入团报名就开始了。头一个抢先报名的是王芦子。他从人群中噌地站起来，兴奋的脸涨得红红的，高高地挺起胸脯举起拳头说：“俺要进步，就要加入青年团，多给乡亲们办好事，多为社会主义出力！”话虽不多，乡亲们个个听得点头。接着，顺元、合合、聚臣、老海、冬福也都报了名。会场上很活跃，一群孩子唱起来：“年轻的人，火热的心，跟着毛泽东前进！……”老正让大家安静点。这时，小霞也站起来报名了。她坦然地抻抻衣角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俺是个青年妇女，也要入团进步。俺现在当妇女委员，要领导妇女们翻身求解放。入团够格不够格，请乡亲们评论，请

党组织审查……”不等小霞说完，人群里就出了喊声：“够格！”
“是个好媳妇！”

老正挥起两只胳膊，大喊着：“现在先报名，评论、审批以后进行。”

小霞一带头，好几个青年妇女也报了名，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活跃了。乡亲们都一递一句的议论起来，这边说：“这伙年轻人都不赖！”那边说：“都是好样的，不掂掂自己多重的份量能轻易张口吗？！”

李虎站在东墙跟，在青年们争先恐后报名的时候，他心里翻腾得厉害。他琢磨着：咱也报名吧，往常咱还不是跟这伙年轻人一样工作。要入不了团，落了后，不光同伴们瞧不起，连媳妇小霞也不如了。可当他听到方才乡亲们的议论，想想自己，又缺乏自信了，报名的话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会场上比先前更热闹了，报名的年轻人都自动的走到了台前。灯光下，个个脸色通红，容光满面。支书老正又向会场问着：“还有报名的吗？”老正连问两遍，看没有人答声，回过头和小杨同志小声议论着，看样子是要会议往下进行了。李虎看着老正和小杨的一举一动，心里头折过子：报名呢？不报呢？他生怕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但实在又缺乏勇气。但当他看到老正面向会场，就要向大家宣布会议向下进行的时刻，他再也不犹豫，他下定决心：碰个钉子也要报名。老正刚要开口说话，李虎在东墙跟喊了过来：“我也报名入团，请乡亲们评论，审查……”也许是李虎心气不足吧，后面的一句话声音滑落的快听不见了。众人都扭头向东，站得远一点的发问着：“又是哪一个？”“李虎！”东边的人答着。“在中队部当过干部的李虎？”“不是他是谁！”立刻，会场上掠过了一阵嘻笑声，还听到几个人不耐烦的说：“算了吧！入了团又该不是他了。”人们的议论又开始了。李虎想听清都说他什么，但什么也听不进去。只见小杨、老正难为情地望着他这方向，小霞

把头藏在了一个妇女的背后。李虎再也不能忍耐了，他瞅着众人射过来的眼光，只觉得自己的脸热辣辣的发烧，心象小狗子抓的一样难受……。

小杨让大家安静下来，回头对老正说：“把那个李虎也叫过来吧！”老正连喊了李虎两声，没有人应。李虎早已溜出会场了。

李虎溜出会场，顺墙跟慢慢走着，还听到会场上在议论他的不是：年上派车送公粮，骂了南街的老斤。李虎又伤心又生气：我作风不好，还不是为了工作，在家里榜我的大地再也不会强迫你们。随后又听到有人说：“吓唬乡亲还不算，连媳妇也大声的吆喝。”一个女人叹着气，听声音象是东邻的三婶说话：“多亏讨了小霞那么个好媳妇！这媳妇真好，自当上干部说话更受听了，工作也干得更积极，正跟他男人相反。”李虎越听越觉得委屈有气，拔腿奔家走。

回到家里，李虎翻来复去的睡不着。他悲哀地想：大会上乡亲们还那样提意见，小会上评论一定说得更难听了。他感到自己现在没有一个亲人，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。他想：这就叫脱离群众吧！李虎正想着，听得门响，知道是小霞开完会回来了，赶紧侧过身去。小霞进得屋来，问：“睡着了？”李虎也不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小组会评论青年入团。果然，除了李虎一个人以外，其余二十几个人，都得到了乡亲们的同意。经过区团委批准，又在学堂里举行了入团仪式。团员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：永远跟着毛主席，跟着共产党，好好学习，积极工作，作个好团员。村代表和支书老正也参加了入团仪式，勉励团员要不断进步。当天晚上，广播组又宣传了这事。

团支部一成立，青年工作更活跃了。组织拨工组，响应上级精耕细作的号召，庄稼都锄了四遍到五遍。还成立了“自学小组”，晌午识字，晚上宣传。几个月来，团员们进步很快，在打蝗灭虫的运动中，团员们成为党组织的好帮手，带领群众积极分

子，前后三天发动了七百多人，把村南二百亩地的蚂蚱蛹，五百亩地里的粘虫都消灭了。小霞率领妇女们，一点也不落男人们后，打蝗灭虫都是好手，而且还组织妇女们给部队做了几十双大鞋。团员还和党员给十三家烈军属割沤肥的青草五千多斤。乡亲们都说：“团员们真模范！”顺元的爹逢人就讲：“共产党领导得真好，年轻人入团进步真快！”

李虎呢？自从那回要求入团碰了一鼻子灰以后，心眼里着实的别扭。想起过去那些事，真让人又伤心又生气。他怎么也解不开这个扣子：咱那工夫干工作没辞过劳苦，没讲过价钱，可如今成了茅坑里的擦屁股砖头，用过就扔了。想着，由不得又伤心气馁起来。后来又想：咱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！你们不是搞生产闹学习吗，咱也比你们浪当不了。李虎使了暗劲，但情绪总也上不来。他很少搭理人，连和媳妇、娘说话也少了。上午浇半天园回来，一个人闷头吃罢饭，也不歇晌觉，拿上本书又钻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娘和小霞很担心：人倒是正派了，可一天价不说话，也看不到个笑模样，日子也是过得不痛快呀！小霞把李虎的情况，看在眼里，愁在心里。这天晚上，在团小组会上，当着小杨同志的面，小霞汇报了自己的心思和李虎的情况，她满脸愁苦，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。团员们也说不出口好道道，只是对小霞的处境深表同情。小杨同志面对着一张张愁苦的脸，笑了，说：“看你们一个个愁苦的样子，象是遇到什么天大困难没办法克服了。”大家说：“对李虎这个人就是没办法么！”小杨说：“你们这种情绪不对呀，”顿顿又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！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团结、帮助李虎这样的青年。”小霞扬扬眉说：“他不进步，咋好团结帮助？”小杨问：“李虎现在为什么闹情绪？”顺元想想说：

“为什么？过去李虎也是干部，也想作好工作，就是方法不对头。他骄傲、作风硬。小时候一块放羊，他也总想领个头儿。这回见俺们入了团，他不但没能入团，还受到乡亲们的议论，就闹起情

绪来了。”大家都点头，赞成顺元的分析。小杨同志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他要入团，不愿落在别人后边，是要求进步的表现。骄傲、作风硬，我们就要帮助，不要不管。我们团员们要虚心，不要骄傲，不要光看到团外青年不好。李虎强迫命令，是能力不够，办法少。咱们既要批评他的骄傲情绪，也要帮助他把工作做好。”小杨两眼看看小霞，说：“特别是小霞同志，更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。”一番话，说得大家很开心窍，愁苦的脸又都容光焕发了。大家检查了过去对自己的伙伴李虎帮助不够，特别是小霞，更觉得自己对李虎的态度不好。经过一番议论，大家又提出了团结、帮助李虎和团外青年的任务、方法，还分了工。开完会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回到家里，小霞看到自己屋里还点着灯。她悄悄地推门进屋、看到李虎正在油灯下爬在桌子上写什么。偷偷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李虎正在小本子上反复写着几个字：“克服缺点，努力进步，争取入团。”当李虎发觉背后有人，回头一看是小霞，啪地一声，把本子合了。随后上了炕，面对着墙出大气，不吭一声。小霞一见这样儿，心里就有几分烦。可一想到刚才会上大家讲的，又立即压下心气，走上前，连推着李虎，说：“看你，跟谁致气呀？”李虎动也不动，吭也不吭。小霞又耐着性儿说：“过去我做得不对，没有主动和你接近，要不今天晚上大家都说你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李虎腾地坐起来，直愣着两眼问：“说我什么？”小霞噗地笑了：“看你这样子。大家都说你要求进步，可我们帮助你不够。”小霞把头低了，说：“小杨同志还批评了我，批评我对你的态度不好。”李虎的眼睁大了，放着欣喜的光彩：“真的！”小霞嗔怪地说：

“看你，团员能说假话吗？”李虎又急急地问：“小杨同志怎么说来，大家怎么说来？”小霞一五一十地学说了团小组会的情形，李虎静心地听着，又是高兴，又是感动。当小霞说到大家一致认为李虎有强迫命令的缺点时，李虎再也不反感，而是很感激了。等小霞讲完，李虎长长的叹出一口气，说：“小霞，我对你们的态度

也不好，我不该跟你、跟咱的年轻伙伴们致气。说心里话，自打那次群众大会和小组的评论以后，我看到了自己的缺点，更看到了大家的优点。还有你，”李虎不好意思一阵，说：“还有你，是比我……强。我向你学习，希望你帮助。”小霞心里一阵高兴，但假装嗔怪地说：“看你，一家人又说两家话，咱们互相帮助，大家互相帮助。”小霞觉得自己的丈夫本质好，优点也不少，格外高兴。两个人又说了阵笑话，就面对面的睡了。第二天，小霞向小杨同志汇报了李虎的思想变化情况，小杨同志又主动找了李虎谈话。这天晚上，团员和团外青年又开了会，李虎也参加了。大家讨论了如何共同学习，互相帮助，一齐进步。还学了歌子。团员和青年们的情绪格外高涨起来。散会后，顺元、小霞、李虎走在一起。顺元说：“虎子，你要求进步很好，但不要骄傲，要多做工作，少出风头；不要为出风头才工作，才入团。”李虎深情地望着顺元，说：“我一定按照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”三个人说着话，走到了要分手的十字街口，顺元紧紧握了一下李虎的手说：“一定的，我们都按照党的指示去做，希望你不久就能入团。”

在团员的帮助下，李虎进步很快。参加了拨工组，干活不怕累，不计较私利。跟乡亲们也说得来了。在小霞帮助下，学文化也赶上来。可工作中的急躁情绪总还免不了露头。有一次，全村又发动群众灭蝗蝻，几个上年纪的老婆婆却烧香祷告，李虎又要掀翻老婆婆们的香炉。大家又批评了李虎。小杨同志讲：“群众迷信，一定要教育。说清蝗虫是怎么产生的，并用事实说服，不要强迫……”李虎虽然觉得自己要掀香炉不对，但认为多讲道理也是枉费口舌。思想上一时还转不过弯子。会后，小杨带领大家到几个老婆婆家做动员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小伙子跑来告诉老婆婆说：“三婶，快甬烧香了，蚂蚱蝻子都跑到你家谷地里去了，都滚成蛋了，快去打吧！”青年们就势讲清了道理，老婆婆脑筋开了，急得两手拍巴掌，央求大家去帮忙。团员们就和群众一起动手，

最后消灭了蝗虫，满洼的庄稼保住了，几个老婆婆的庄稼也保住了。老婆婆们喜得眉开眼笑，逢人就讲：“众人才是神哪，不是众人帮忙，俺们老婆子啥也没的吃了。”事实教育了老婆婆们，李虎也口服心服了。

李虎不再强迫命令了，工作比以前更积极。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这小伙子出息了！”

七月里的庄稼，喷放着成熟的香气。高粱穗子压弯了杆子，谷子长得齐刷刷，地这头一推地那头就动，大玉米棒子突突地伸到道沿上，棉花苞儿红着嘴儿……。农民们象抚爱娇儿样的作务着，锄草、打杈、浇水……。今年真是好年景啊！

十八这天，过晌以后。西北上拥过来一团团黑云，雷声隆隆的滚过来。乌云还没完全遮没太阳的时候，豆大的雨点就落下来了。雨越下越大，天上地下顿时一片白茫茫。雨下到天黑还没停的意思。小霞在门口望望中队部的方向，一个人影也瞧不见。关好门回来，侍候婆婆吃罢饭，把李虎的饭盖在锅里温着。婆婆搬出纺车来纺线。边纺边问媳妇：“怎么他还没有回来？”小霞说：“没哩，这些天你儿可积极了，饭都顾不上吃……。”婆婆听得媳妇夸儿子，美滋滋的，纺车拧得格外带劲，嗡嗡嗡，嗡嗡嗡。小霞听着这快活的声音，心里也美滋滋的。说：“团里人们都帮助他，在拨工队里，咱五亩谷子半天就锄完了，他提议给军烈属积肥。”小霞偷眼看看笑着的婆婆，也咯咯笑起来，“娘，你知道担草的时候，大伙奖了你儿几句，他可就疯了，挑着一百七八十斤的草象跑的一样。”婆婆搭腔说：“那孩子就是那个秉性，顺毛驴。”小霞又忸怩的笑着说：“娘，俺俩还学了二百多字，前几天，大家又推选他当了护秋队的班长，就更一天不着家了。”婆婆听得担心起来，忙说：“又是这长那长，他那个脾气别又得罪了乡亲们。”小霞赶紧解说：“这啥进步了，党员、团员、干部们不断地帮助他。他也碰过钉子，知道那条道行不通。娘不见他跟乡亲们可亲热了，要不

东邻三婶说：虎子可变好了，见面先叫婶子，三天两头水缸里的水担得满满的。”婆婆停住纺车，认真地说：“话虽那么说，可娘知道你们两口子的底细，你比你男人还是心窍灵通，该说的你还得提醒他。”

近半夜了，雨还是一个点的下着。

小霞睡醒一觉，看李虎还没回来，正待穿衣去找，院里响起一阵脚步声，知道是李虎回来了。小霞赶忙下炕点灯，李虎一掀门帘进屋来。小霞定睛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只见李虎浑身上下精湿。她一面找衣服催李虎换，一面嗔怪的说：“下这么大的雨还下地？”李虎得得打着战，说：“越是这坏天气，越要加紧护秋。天快亮了，几个老护秋队员接了俺们，俺们才下来了。”小霞心里很满意，赶忙照顾男人躺下。刚吹灭灯，就听得街上远远的有人破着嗓子喊：“乡亲们，村南护堤坝冲开了，男女老少都上堤哟！”李虎一听，一滚就爬下炕，噌的窜出屋子，衣服也来不及多穿，随手扯下夹门帘就冲进白茫茫的大雨里。

李虎一气跑到村南，登上堤顶一看，一股水正从一个地羊窝里冲出来，水流越冲越大，眨眼工夫堤顶就坍下一大块，堤壕里的水越来越大，眼看就要漫到大洼里了。几个护秋的老人七手八脚也挡不住。李虎看着四洼里的好庄稼，又看着翻滚的洪水，急了眼，顾不得多想，一窜就朝冒水的地方跳去。他跳得太猛，一下水就没了顶。水把他翻上来，又盖下去，他换了两口气，喝了两口水。但他没有多想，只有一个念头：堵住地羊窝就能断水！他用尽力气向冒水的地羊窝蹲下去。几个护秋老人看见一个人在水流中翻上滚下，吓得大喊：“救人哟！快救人哟！”这时，顺元、小霞一伙子年轻人也都赶到了，扛来了木头，抱来了茅草，泥土草包也到了。李虎大喊：“快朝我填呀，快填呀！”一伙人堵的堵，填的填，地羊窝堵住了，水势小了，断流了。天也麻麻亮了。这时堤上集合了几百号人。当最后一个人从水里爬上堤顶的时候，

大家才看清了这是李虎。只见他浑身上下都是泥，有几处鲜血正从身上的泥污里渗出来。李虎受伤了。乡亲们围上来，洗的洗，包扎的包扎。一件件衣服从人头上递过来。大家兴奋的议论着：“这小伙子可给咱村出了大力！”“保住了多少亩好庄稼啊！”李虎在一片赞扬声下，倒不好意思起来。

李虎回到家里就病了，身上烧得烫手。昏一阵，清醒一阵。乡亲们都来看望他，三婶还拿来了鸡蛋。小杨同志、顺元、合合也赶来了。这时候，李虎烧昏过去，但嘴里还喊着：“快堵呀，快朝我身上填土！”小霞正焦急的没法，老正请来了医生，看了脉，扎了针，服了药，一霎功夫，李虎安静下来。医生摸着李虎的脑袋，对大家说：“不要紧了，再吃两天药，将养两天就好了。”听了医生的话，乡亲们才安下心来。老正说：“这孩子表现得真不赖。”小霞赶忙把话接过去：“这都是你们帮助、领导得好。”顺元说：“要说帮助，你对他的帮助算最大。”一屋子人听了都笑起来。笑声把昏睡着的李虎惊醒了。李虎已经清醒了许多，当他看到看望他的乡亲们站满了屋子，就要抬身起来，一面说着：“麻烦乡亲们了。”老正急忙按李虎躺下，说：“虎子，可不能那么说。你为咱村出了力啦，是你，是大家，同心协力，保住了咱满洼的好庄稼。”这时，小杨同志分开众人，向李虎大声宣布着：“李虎，你的入团申请，经支部讨论，区团委批准，一致同意接受你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。”人们静穆地听着，屋里、院里没有一点声响，只听见病人困难的呼吸声。小杨又说：“你病好了，要更积极工作，作一个模范团员。”小杨话音一落，乡亲们热烈鼓起掌来。李虎猛地坐起来，想说什么，可是说不出，只是脸红红的发着光彩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

新事新办

谷 峪

王贵德头打调到区里工作的前两天，两边的老人看透了闺女儿子的心思，就愿意把喜事办了。

提起王贵德，真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；女方呢，叫凤兰，那谁也知道，是个吃苦能干的生产模范，这两个人结亲，乡亲们没有不夸好的，人们在言谈话语之间，断不了提念他们。再一说他俩虽是两个村的人，可就隔着条小水沟，没有水的工夫，就跟一个村一样。王贵德也常有事找凤兰来，老大娘们看见，背地里竟叨念着说：“没有过门的小两口常在一块做活，真是个新事儿！”

凤兰的爹光盘算着巢多少粮食，给闺女买什么嫁妆了。这一天，他起了个大早儿，弄了几口袋粮食捆在小车子上，打算吃了早晨饭，赶个城里集，把东西买下。

爹刚要走，闺女就拦住了：“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咱们今年好不容易积攒下这么点粮食，村里开会，不是说让人们在麦收以前每个人还要余下三斗到五斗粮食吗？”

爹撂下车把，一边装烟一边说：

“凤兰，你自打会做活以后，这么几年子没有替咱家少出了力，爹不能亏待你……”爹说不下去了，抽了口烟才又接着说：

“我打算给你买四身衣裳，两身线哗叽的，两身花洋布……半套木器家具，再买上点壶碗、镜子、粉妆、胰子盒什么的，你看怎

么样？随心不随心？”

凤兰听了半截就笑起来了，一边笑着一边从车子上往下搬口袋，爹不知怎么回事，凤兰说：

“爹，贵德不是来告诉过吗？不让咱们多花一个子儿，这年头翻身的人家儿，谁没有分个柜子橱子的，那东西要多了有啥用？不能耕地，不能拉犁。再说花衣裳上哪穿？现在可不象从前，做媳妇三年不下地，咱到人家门就得下地生产，谁还有工夫擦粉抹胭脂的？贵德是个区干部，他更不让这么办。爹！你别盘算这啦！”

凤兰收拾了车子，爹坐在当院的台阶上，皱着眉头低着脑袋还是在一个劲的盘算。

凤兰从草厦子里走出来，爹说：

“不柴粮食也行，咱就把小牛卖了吧，咱家也养不住两个牲口……”

“小牛更不能卖！从生下它来，我就伺候它，一年多了，也快顶用了，怎么能卖？他那边没有牲口，我到了那里种地作难，跟谁借去呀？”

爹说不过闺女，虽说心眼里觉着这么做怕让讲老礼儿的人笑话，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。

十二月初九，是他们办喜事的日子。鸡刚叫了一遍，贵德他娘就爬了起来，一边结纽扣，一边生着气，摸到新屋里，向儿子没头没脑地嚷着：“起来！这屋里跟起了灵似的有什么睡头！”贵德睡的迷迷糊糊的，还不知是那的事呢，娘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呼呼的喘大气。

贵德揉着眼睛坐起来：

“娘，天还不明，起这么早作么？”

“起这么早，俺可得睡着了哇？你看咱家象过喜事的气象吗？”